

2.
T5362/2113(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集卷三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表箋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願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寔均四表之
心。應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
而不居。所以燕鹿天心。而無已。臣日詹南極。星拱
東朝。雖七秩題期。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益銜於鴻圖

賀皇帝表

天地泰初，不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纂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祿。臣攷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疎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芻叨簡拔，濫遙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勅目。甚慚瑣質，疊滂清資。覆載難名，消埃莫效。迺因積釁，今偶未亾。敢期一節之華，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羣言。照

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當位。肆如謗腐。亦效馳驅。臣敢不受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

讀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賜。省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祖宗基緒。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於板蕩陵遲之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絕。而幸傳。顧三十六載之偉烈宏模。寔億千萬世之重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更化之集勳。莫匪詒謀之有典。皇帝陛下。初承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秩。仰惟祖訓。

咸在 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說僅分其
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
八珍於舜醜沃三酒於堯尊華韞飾洼水之奇紫
璞範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昇靈芽顧此便蕃若
爲稱塞臣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
少酬洪造願如成湯之好學銘盤孟而德日新切
比元和之獻詩奉 太后而天齊壽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華
於史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
竊以周立冢宰寔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
能區別流品進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
後世分爲列曹旣曰有司但當守法奈何持者不
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恃權者公奪條敘旣廢
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遴簡鄭畋動無滯思管
閣同僚陸扆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九制立揮於

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遣子代爲，斲牕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笑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迂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濱，忽玷招徠之數。更歷華貫，點滂清班。方終陟屺之篇，又賦登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何，風雷翕忽。超貳中曹之事，重參右掖之聯。允謂微逾，若爲稱塞。皇帝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之忠佞。遂令寒逃頓

冒華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慮尙幾於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自期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亾補容臺貳事一旦爲真合兩制以維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迂受資益戇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故山之想芻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選內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躐皇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篋而千里廼至臣而輒差臣敢不駑者鞭之少展平生之力月幾望

矣。終期暮景之全。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畀祥刑、不移舊
封、恍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瘡
人、開黃卷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
榮涂、偶被薦揚、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
明、一節渡江、筋力不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
謹謹自勞、往往無補、偶逃深議、力詭後圖、冬隙浚
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平、以次施行、未見
經緒、少遲旦莫、庶露涓塵、冒下恩言、俾專臬事、方

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冤民。尤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祖宗家法之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臯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芻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游拜明恩。辭軒陛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三生。嘗洿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爲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或有可觀。惟

此岳陽寔惟湘會、歷攷晉人之遺跡、猶存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爲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費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昂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寶庠之拙、戇固長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祖宗之典、涓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隆顧諟、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大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祿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禋紫旻、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願繼詞臣之頌、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績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歲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 皇帝表

歷年主噐、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願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謝曆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頌漢曆之新、恭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紊義和之命、故能推虛昂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萬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長慶於魚占、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迥，六年深丹闕之思，閭闔天開，一日疏紫
宸之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綠緡遠抵於空山，
戴荷莫勝，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
樸忠，被遇寧皇，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
擢秋官八座之班，末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
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滿盈，儻或爲議者之言，
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之妄，則投魑魅以
何辭，固知嗾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待旦，果上聖

啟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寃六合光苾一洗
沉滓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殺
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
獨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
沉潛以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
羣品之昭蘇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
之谷回陽和於凝沍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
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
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爲之化詠義黃有道

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敢不嚴
真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殿

神仙別殿頃從文祖之遊閭闔連宮今答神孫之
請許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姒
定宗社之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
人之孝無極臣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關峩峩長
享安寧之養璿源袞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 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太
母之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
百王。謂方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
終朝而三至，懇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
辰斯幸，寧親神而歡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
而爲一家，行睹規恢之業。

代賀 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
體聖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親
蠶繭觀之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
朝。臣身阻班庭，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
之淒涼。化格敷天，動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殘虜浸平方，講內脩之政。狂童忽橫輒，干自殄之
誅。宗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 列聖積累之盛。

實基萬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
內之義、疇謂元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隕
私門忠孝之緒、三靈憤怒、九牧囂騰、果在須臾、悉
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
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脅從之類、咸沾蕩
滌之恩、灑然汚染之區、熙若清寧之地、臣肅將明
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年渭上
更來、氈毳之朝、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須
戍、揆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其中謝伏念
臣奮身寒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
薦剡、點汚班行、薄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亾
補絲毫、自請牧人、乃叨乘障、睠言古栝、允謂輔藩、
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虛
庸、恐難稱塞、皇帝陛下、體乾立德、秉巽行權、固
本寧邦、先於屋下、分符置守、要在擇人、知臣悃悞

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况臣頃
獲陞辭、嘗伸奏牘、與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言、
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羣、烹
鮮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
舉安之心、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饌、仍陞郎
選、增重使華、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
以環師仰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
行者之皆餽、所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
籍之浸多、大約以兩月之糧、而支一月、旣屬供調
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
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通、而無滯、庶幾左
右之具宜、乃以乏人、竟令充位、如臣者、受資不類、

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芻，洵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爲真，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槃水，措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獫狁，壯淮甸藩籬之勢，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扞圉，顧厚本根，無橫賦而有贏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天子之恩。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真受，祗服龍章之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禮旣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真法從論思之列，金匱石室之秘，旣許濡毫，鸞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逮皇明之繼

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超司於
玉貫榮垂五印報茂一毫方俟黜幽反蒙獎異丹
書尚著未能虛周圍之囚綿蕞空存寧復識商臺
之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皇帝陛下稟堯舜之
聰明而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
欲急聞忠讜博覽英竒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
之業遂形一札徧及羣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
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至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
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華渚內抱兢惶而臣敢不惟
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尚當求理義之
祈間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
遂拜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
東甌節鎮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
稱公朝之寵如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
循稱効寂蔑分量既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
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皇帝陛下盛德圖終

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歆畝戴君，付以菟符，當開萬井三登之樂，昇之祠館，尤虔兩宮萬壽之祈。

洛水集

卷三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四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議

附進故事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徽謨，玉鎖金函，悉儲於美號。然史記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商稱三后之年，歷書有永，蓋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治功之凝也必盛，唯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熙朝，上承堯運，仁皇御曆。

洛水集

卷四

四十二年。高宗中興三十六載，偉淳熙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三紀，義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爲盛，昭德作謚，宜鑒在茲，恭惟大行皇帝，夢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衆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歡奉兩宮，善述前志，重華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澣，大禹之儉也，陰燠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昕眎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眎民若傷，念兵若已，敬大臣，恤小民，察邇言，而莫惑，聖讒

說而不行，郊廟迭舉，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與學上窺於軒昊，飛毫俯爛於雲章，旣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右，蠲兩浙丁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屋宗枝，錫廟以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絕跡，禁令特嚴於金翠，仁心下逮於肖翹，聞民食之稍艱，卽發豐儲之廩，念民生之不易，數捐內帑之金，凡帝軌王塗，聖言哲行，若脩身之三德，暨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

行積久而不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風，羣生茂豫。冰天桂海，愛戴同心。重譯韃韃，連歲輸忱。四世金幣，絕幣不與。粵自南渡，塊土未還。今也名若魏梁，大若齊魯。畧河以北，循山而東。奉圖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從風動。豪士則莘州送款，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邊亭，凡數百里。萬艘餘粟，沾及儉荒。矧其傳國古璽，元祐寶章。與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器。爵尊環珮，鐘律鏗鏘。列玉大圭，盡歸廣內。邊吏不絕受，史館不絕書。履德於

踐祚之始，收功於真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如清風戒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由德盛於身，故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倖而致。仰惟玩志穆清，觀道昭曠。宜千億歲比算，三皇顧以求衣中宵。忘食過旰，焦勤聖體。寢爽天和，旣愆豫於逾旬。尚臨朝於一日。若與臣子永訣，仙凡自是廣庭不再。清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爲之心摧。初玉几甫憑，亟命聖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謀惟先帝之詒。孝極慈幃之奉，而又首遵母后之

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慰體天議謚
亟命末臣臣是用循列聖之規刺六經之制闡
章天之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爲徽稱用昭億世
謹按謚法功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
官曰哲闢土斥疆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
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
旣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乎信賢逐佞至明不
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與版日衍月增非闢土斥
疆乎羣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乎憤解百

年功光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之野
萬國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或遺大龜之
寶亦取安邦或惟武功之圖亦貴能救然則寧之
爲義大矣哉夫植顯號建鴻名必也稽之事業攷
之僉輿關諸百聖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媿故薦
於天而天心受陳於廟而帝意愉韋昭曰王者無
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
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廟之外而不在于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而太常禮官以爲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也明矣自商

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爲九室是爲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太祖太宗爲一世廟真宗爲二世廟仁宗爲三世廟英宗爲四世廟神宗爲五世廟哲宗徽宗爲六世廟欽宗高宗爲七世廟孝宗爲八世廟光宗爲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太祖皇帝爲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爲帝者太宗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太祖之廟而七固在於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真宗

爲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制書以仁宗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高宗爲不祧之廟夫仁宗真宗神宗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太祖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真宗仁宗神宗高宗旣在九廟之外則自太祖以至於光宗實爲五廟而已光宗爲五世廟則大行皇帝始爲六世

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爲當參之於禮而爲宜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真宗仁宗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內沿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太祖太宗既萬世而不祧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禰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大行皇

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畫之善萬口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日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

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新潔之義而已、曾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中辛、而十六日已立冬、切慮或者又以冬爲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爲稱伏乞 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邊幣議

殘虜不道、殺僇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犬羊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苟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爲全、而在彼則甚憊、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垂翅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遣、幣可議、爾許國之說、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賚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

戰兵若干韃靼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
否乎知彼度我纖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
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
韃靼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爲之朝廷無
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
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虜而已管窺無
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
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
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
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
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

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產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而後、漢唐開基

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蓋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亾秦賤士之失也、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氐羌、蕩南粵、紹周後、國勢尊彊、治効彪炳、亦旣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今年求茂異、明年舉將相、旣招獨行之賢、復思跖弛之士、若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收、乃開館宮西、延置

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成正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若姚思廉，若于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若不可一朝緩者。蓋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憲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戎狄異類之立國，亦必以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戎狄之窺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虜酋相戒，願勿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戎狄猶知之，其可以堂堂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

乎？矧今也新附未一，外扞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百年之計在植人，蓋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

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
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必得夫文武兼資望
聞蓋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可以尊中國之
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有故倉卒
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山矣
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
仲無復憂矣然則無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
導不足言也堯舜之智不偏物也親賢之爲急
唯 聖心加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
諸州置立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款者用周
人封建之法以其地之廣陋而王侯之賜之鐵券
許其世襲土地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勅
令施行更不奏審每歲正旦朝郊祀卽令陪位遇
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 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
乃姦諛誤國裔戎亂華赤縣神州淪於區脫今
天人効順尺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

下吏願更印綬，此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功也。蓋寓度寬者可以集衆智，貨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英豪，乃可并包於閩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况氣偏東南，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逸者先暫勞，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蕃，二虜於是而窺覘，羣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懾心，三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

藩籬旣撤，內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緬邈，蚌鷁相持，幾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護癰疽者，自昔中國之患，儻今日之事，眎僅同於膚髮，則他日之疾，決不至於腹心。千載良謨，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收。漢高英明，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權。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唯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才皆是。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

作成也。蘇軾亦言竊觀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

至哉高宗之言乎！真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之於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起，沮之則銷落，委之則斷絕。此又係乎人君之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往古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

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

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十二諸侯皆來朝，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蕞爾之齊，而其國中可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機，圖中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聖心加意焉，則宗社幸甚。

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

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聖帝明王，不以爲天數，而必以爲天戒，故側身脩行，上之所以畏天者爲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

以恤民者爲甚深。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

之不能爲害者。是又君之所以爲天也。若乃庸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之於適然。是故告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禍敗乃至矣。雖然，代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令也。不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往往掩覆率不以聞，其或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千載一日。唐大曆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而韓滉沮之，御史核之而劉澡又欺之。向非代宗英明，則上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

秋霖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足以燭姦而罰不，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澡者，誅之以警其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爲臣子者何憚而不爲欺哉。恭惟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有，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迺者五月之霖，幾於太過，邇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傷已多，他郡積雨之餘，螟螣盛生，戕賊禾黍，而

福建諸郡又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壅塞
上聞欲望陛下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
緝申飭守令凡有損傷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
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察重寘于憲夫則
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答天變下慰人心抑臣
猶有愚忠敢畢其說往者梅霖未爲太過而江
淮城郭間有頽圯甚重都城西隅亦復坍塌數
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
事前聞瞭然可鑒惟陛下內則益加聖心

外則益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祿日來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
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刻剝軍
人虛實據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
須庫俵布搭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
旨宣諭郭剛令日下住罷併本息蠲放仍令責問
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
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

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卽以實奏聞

臣竊惟 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軍中委贖往往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試陳一二焉諸軍調發或回柵拆洗所支發遣錢總所支降未到卽借兌於軍中備急庫比總所錢至自合正還今乃暗收總所之錢用作欠眼按旬克除又於支給之際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諸軍

每旬券錢元降旨揮會子七分鐵交三分今會子一貫市換鐵錢三貫四百乃止以鐵交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克於錙銖軍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赤芴並已勘同然後出給今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員追逮軍司合千人千里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卽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哀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箕歛賞功未下已困饑寒此其四也箭手臨陣

施過箭鑿軍司已卽申報消破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寵伏甚於軍期山溪水漲殞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亾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遣軍中乃今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温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

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無是理伏願 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侈仍戒餉臣隨事奏發使諸將股慄咸畏 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 陛下之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唯 陛下財幸取 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此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行禁止三年 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臣竊惟兩稅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洿吏又從而取贏焉夏稅有絹秋稅有米以今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濶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况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濶徒以困民若是邪



